

● 现当代文学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曹 书 文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作者简介] 曹书文(1964-), 男,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摘 要]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 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 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 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 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 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 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 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 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 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关键词] 家族小说; 躯体修辞; 性别话语; 男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3-0301-05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 当代作家以现代观念与人道同情书写在家族世界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客观地展示家庭与女性之间的天然联系, 表现出当代作家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的热切关注, 但其中的男性作家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语境性别立场的影响, 他们对女性的不幸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 有意无意中流露出观念上男权意识的积淀。

—

作为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段, 肖像描写是作家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 但由于受到文学传统与作家性别意识的潜在制约, 对人物外貌肖像的正常描写具有极强的性别意味, “在文学史上, 女性并不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她们仅仅走动在男性的目光当中。因此, 许多女性躯体的描写背后有意无意流露出男性的视角和欣赏口味”^[1](第 32 页)。在男性的视阈中, 女性身体的美丽动人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成为男性目光中的猎物。即使标榜反叛传统的作家在对女性躯体的描写中, 一样表现出传统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想象。在《红高粱家族》中, 叙述者以半是欣赏半是玩味的态度渲染“奶奶”的青春魅力, “十六岁那年, 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 走起路来双臂挥舞, 身腰扭动, 好似风中招颭的杨柳”, “奶奶丰腴的青春年华辐射着强烈的焦虑和淡淡的孤寂, 她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解孤寂”。在这里, 女性的欲望明显地带着一定程度性别的想象成分。“奶奶”的三寸金莲在叙述者看来也成了男性欲望化的对象: “奶奶最先唤起了单挺秀目光的是这双小脚。奶奶最先唤起了轿夫余占鳌心中情欲的也是这双小脚。奶奶为自己的小脚而自豪。只要有一双小脚, 即便满脸麻子也不愁嫁; 只要有一双大脚, 哪怕你脸如天仙也没人要。奶奶脚小脸俊, 是当时的美女典范。——我觉得, 在极长一段时期, 女人的脚, 异化成一种准性器官, 娇小玲珑的尖脚使那时的男子获得一种包含着很多情欲成份的审美快感。”不管是小脚所焕发的情欲, 或是对小脚的性爱意味解读, 都蕴涵着对女性身体的变态审美, 这种审美观建立在男性

本位的立场上,女性的心理、教养、人格似乎与她本身的美无关,她的价值仿佛是满足男性欲望的价值。同样使“爷爷”余占鳌钟情的女性恋儿一样是欲望化的身体:“十八岁的恋儿身体健壮,腿长脚大,黑黧黧的脸上生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小巧玲珑的鼻子下,有两片肥厚的、性感的嘴唇。”这位性感的女性自然与在醉酒中放浪形骸的余占鳌走向肉体的结合,文本中处处渲染的也多是恋儿外表体态的性感和娇美,很少涉及她的情感与心理层面,“黑皮肤女人特有的像紫红色葡萄一样的丰满嘴唇使二奶奶恋儿魅力无穷。……二奶奶的曲线流畅;二奶奶的双乳高耸;二奶奶的崎岖不平的额头上流动着细小的沙流;二奶奶性感的双唇从金沙中凸出来,好象在召唤着一种被华丽的衣裳遮住了的奔放的实事求是精神”。话语的背后隐含的男性对女性的审视与艳羡。

当代家族叙事作品中的“躯体修辞”既体现在男性对女性形体欲望化的描述中,也表现出物品化的倾向。在长期的文学发展史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关系被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女性沦为一种物的符号与工具。“历代文人们对女性外观想象模式上的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段上,即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借物象像喻女性外观。最常见的譬喻有如花似玉、弱柳扶风、眉如远山、指如春葱,以及软玉温香、冰肌玉骨等等其他已成为陈词滥调的比兴惯例。……当女性外观为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2](第22页)尽管社会已发展到20世纪,男女平等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接受,但作家在对两性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描写中,仍然难以摆脱将女性作为物品的心理。在当代家族小说中,作家在对两性关系的描写时,有意无意突出的是女性作为物的作用。《妻妾成群》中,女学生颂莲是四太太,是小小妾,是老爷的一件摆设,当老爷全然没用后,她成了一件无人观瞻的物品,青春的生命黯然失色。当她被人弃置一旁时,当她声嘶力竭地恳求老爷疼她“使用”她时,她内心的伤悲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当代作家在写到女性时,更多地突出的是她作为人的自然生理方面的特征,其俊美的面孔,性感的躯体,看似对女性自然美的颂扬,骨子里流露出的却是把女性作为“物品”的赏玩而非对其独立人格的肯定。

正是由于男权社会长期以来把女性作为一种物品看待,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作为自然物的外在美的价值,以满足男性或欣赏趣味或欲望满足的使用功能,因此,女性的容貌成为其赢得男性青睐的一个重要条件。《旧址》中的姑娘李紫痕青春貌美,成为男人们争相追逐的对象,但为了弟弟的前程,“她竟做出一件叫李氏满门的男人们都瞠目结舌,叫银城街头巷尾的女人们都肃然起敬的事情来”。她的毁容意味着其作为女性特征的消失,也暗示着男性对女性重色轻德的倾向。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有意无意中将女性最为关键的性特征加以突出,既有对读者性欲望的刺激与商业考虑,也反映了作者潜意识中的男权意识,即女性的价值、女性的美与她作为性的物品满足男性的想象与欲望有很大的关系。

在对女性的带有贬低亵渎性形容词语的应用上,读者可以在不仅一篇作品中见到类似的人物话语与叙述话语,这些话语修辞的重复强调暴露出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极端的性别化立场,而缺少价值评判的性别歧视话语又误导着读者的道德判断。“在刘氏家族中女人就是女人,女人不是揣在男人的口袋里就是挂在男人的脖子上。枫杨树人对我说,翠花花是个骚货,又说翠花花实际上更可怜,她象皮球一样被刘家的男人穿来递去拍来打去。”(《罍粟之家》)“我就是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妻妾成群》)“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着发达的乳房,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为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乳房舒服了,女人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服。”(《丰乳肥臀》)这些随处泛滥的性别话语尽管多是出自书中人物之口,但叙述者在引用的同时又竭力对其进行确认,诸多想象性性别修辞语的运用强化着男权社会中男性审美中的性别立场。

二

在家族叙事性作品中，几乎所有男性创作的文本，都重复着一个“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结构模式，这是传统社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精神变形与结构演变，暴露出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观的根深蒂固。《家族》中的德高望重的曲予与妻子情投意合，相敬如宾，但到头来还是接受另一位女性的感情，妻子知道后不仅没有任何嫉妒之心，反倒竭力成全，妻妾姐妹相称，甘苦与共。《妻妾成群》中女大学生颂莲宁愿去给人家做姨太太，在陈家大院争宠吃醋，也不选择有尊严的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恐怕不全是知识女性情感心理上的传统积淀与人性弱点所致，是否也无意中流露出男性的无意识的梦想？

妻妾成群本是男权中心社会男女在两性关系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婚姻形成下，女性要么可怜地沦为生育的工具，为家族传宗接代借此巩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要么以自己性感的躯体迎合男人的欲望，但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女性自愿的选择。由于妻妾制是男性财富与地位的象征，男性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不少作家不仅没有以现代两性观去剖析妻妾制度的文化原因，反而将重点指向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揭示。苏童在谈到《妻妾成群》结构安排时说，他“假借了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做小说框架，一个男人要娶四个女人做太太。我想假如写一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之间周旋如何控制她们，或许小说也会生动有趣，但那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四个女人怎样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以争得那一点点空气”。显然，作家无意于揭示封建旧家庭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不幸，展示男性如何使女性沦为“物化”与“欲望化”工具的残忍，而是将矛头指向女性内部之间的利益倾轧。似乎女性的不幸不是社会制度与伦理传统所致，而是女性自身的本性弱点使然。不仅如此，苏童笔下的女性大多被描写成欲望化的躯体，自轻自贱。她们存在的意义成为了男性权威与力量的证明。

如果说苏童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带有较多的人性弱点，间接地流露出叙述者性别上的优越的话，那么，在张伟的艺术世界中，女性比较富于艺术光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充满青春活力与个人意志的女性，像《古船》中的闹闹、茴子，《家族》中的“小河狸”，她们不管阶级出身如何，都敢爱敢恨，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另一类是具有较多传统女性美德包含母性情怀的女性形象，如闵葵、阿萍、淑嫂，她们善良、单纯，但不管如何，她们都体现出人情的美与人性的善。“在他眼里，女性就是真善美的希望。他绝对没有采取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他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赞美。《家族》里的‘小河狸’是一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刚烈女子，她以土匪女儿的身份爱上了土匪的死对头——许予明，她敢于在自家的牢狱里与许予明幽会，全然不顾左右；她敢于在行刑前放走自己的爱人——在她眼里，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她又直奔许予明所在的驻地找寻爱情，为他可以放弃一切。”^[3]（第35页）以至于被处死也在所不辞。而茴子则是面对比她强大得多的流氓赵多多，以死来保护自己的贞操与隋家的财产。闹闹表面上与男人打情骂俏，但实际上对自己心目中的男人保持着爱的忠贞。不管是为了家族或者是为了爱情，其实质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男性的依附，在观念中不是出于个人本位而是“他者”视点。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作为陈忠实最得意的叙事话语，其实流露出的是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立场，因为，“父权——男权的体系是以财产来衡量确立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而妻子儿女正是男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第298页）。显然，妻妾成群既是叙述者对主人公社会价值的肯定，也是主人公一生值得自豪的根本所在。如果仅以女人的多少来衡量，鹿子霖比白嘉轩有过之而不及，“鹿子霖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逐个在原上村庄搜寻干娃，把一个个老相好和他生的娃子都认成干亲，几乎可以坐三四席”。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男权社会对婚姻之外的两性行为与女性一向加以排斥，并给予否定性的伦理评价，因此，鹿子霖在白鹿原社会中的位置无法和白嘉轩相抗衡。叙述者一方面津津乐道白嘉轩在两性关系中的英雄本色，一方面对女性小嫖的两性行为

极尽贬低之能事,根本的原因是前者是在婚姻内部进行,目的是为了种族的繁衍。而婚姻之外的性活动不管是肉体买卖或者是愉悦,都是为男权社会所禁止的,因此,在小娥死后叙述者才有如此的情感评价,“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自然,所有的人依据的都是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标准。

三

在当代家族小说中,作家一方面为女性的命运悲剧感到不满,一方面又在人物话语与叙事话语中验证着传统儒家两性伦理的合理性,似乎男性天生都是齐家治国的英雄,而女性只能在家庭的舞台上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仿佛男性对女性的感情可以完全拥有,而女性在男人的世界中只是一个部分而已。新时期的作家一直在重复着一句陈腐的性别语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全部是男人。《第二十幕》中的云纬娘对女儿说,“你可以一辈子爱他,把心放在他身上。他不一定就一辈子爱你,把心全放在你身上”。“因为这世上可以让男人爱的东西,除了女人之外,还有好多别的,比如权势,金钱,家族的荣誉,世人的尊敬等等,很少有男人一辈子都把心思用在爱一个女人身上。”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卓远也一样坚持着男性优越于女性的男权立场。他认为:“男人活在世上,除了爱女人之外,总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去爱,比如父母,比如兄妹,比如朋友,比如国家。一个男人,如果仅为了一个女人,甘愿把别的一切都抛掉,他会获得世人的惊叹甚至赞叹,但他获得不了我的尊敬!”显然,女人为了爱情抛弃一切,在世人的眼中是感情的真挚与纯洁的美德,而作为男人则成了胸无大志的佐证。男性作为社会价值中心的地位为包括作者在内的人所认同。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叙述者这样写道:“女人先卸去伪装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虽然聪明过人,对这个世界毕竟知之甚浅。”聪明的女人在男性面前的见识尚且肤浅,一般的女性更可想而知,这些话语是叙述者无意中的流露,也正表明对女性的歧视已成司空见惯。

性本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性爱的要求与满足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乐趣与生殖的重要来源和动力。但是,在传统社会中,性行为被施加了种种限制,性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婚姻,而性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生殖,婚姻、性与生殖是三位一体的,离开了婚姻与生殖的性行为不仅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在价值上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尤其是儒家的性爱观,对性的种种束缚与诅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万恶淫为首的观念根深蒂固,逐渐发展成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人们对性常有一种不洁甚至是罪恶的感觉。这正如作者陈忠实所说,中国人“从小小年纪就开始背诵那些不完全能理解得了的深奥的古汉语文字,接受熏陶,关于性文化的心理结构便开始形成。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这个幼小的心灵从他对世界有智能感应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诸如‘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制约和熏陶,他的心灵就在这样的甚至没有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5](第24页)。既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属于这个民族的每一成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使一个具有现代文化观念的作家,他的创作难免在无形中走向对传统的性文化观念与心理结构的一定程度的认同。《白鹿原》中的反面人物鹿子霖、碗客、和尚、叛徒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性行为上有较多污点的角色,相反,那些为作者所褒扬的正面人物则是遵循传统性爱伦理的模范。

性行为的发生常常是男女双方所为,即便是为世人不齿的卖淫,也与男性不无关系。“没有买淫的男子,哪有卖淫的娼女。”然而,男权社会却将堕落与淫乱的责任单方面推到女性身上,这似乎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在《白鹿原》里,黑娃与小娥的偷情被发现后,郭将军这样对黑娃说,“这事嘛,我不全怪你,只怪她肉臭甬怪旁人用十八两秤。她一个烂女人死了也就死了,你爸养了你这么大可不容易。门面抹了黑,怕是你娃娃一辈子难寻个女人了。”白嘉轩研究了白鹿村的家庭后也得出了一个结论,男人的一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遇上什么样的女人,“所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管子,更不要说

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第二十幕》中尚安业对沉迷于爱情之中的儿子达志这样劝说道,“历朝历代,多少个原本可以创出一番大业的男人,因为恋上玩上女人,而毁掉了!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对男人有一种天生的强大引力,只有很少的有意志的男人才能抗得住”。

不管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的结构模式,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其实,女性既不是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物品,也不是美若天仙不可企及的菩萨般的女神。只有真正把女性视为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思想、有独立人格与生命意识的个体,才能走出男权意识的樊篱。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 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J]. 文艺争鸣, 1996, (4).
- [2] 孟悦. 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 上海文论, 1989, (3).
- [3] 王光东, 李雪林. 张炜的精神立场及其呈现方式[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 (3).
- [4] 刘禾. 跨语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5] 陈忠实. 白鹿原创作漫谈[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4).

(责任编辑 何坤翁)

Contemporary Family Novels: Sexual Examination

CAO Shu-w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Biography: CAO Shu-wen (196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Abstract: In the household works,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sympathize with humility and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to women and the female destiny.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 in male power of traditional and sex position, they exists again to the pity of the female and unfortunate destiny on the sex, regardless to the depiction of the female of body, two sexual behavior of the constructive modes, narrator and the sexual language of the person, or on the occasion of relate to value adjudicate of treat with partiality, all show unintentionally from the different on the side the tradition of the male power in writer consciousness accumulation, is all a male to think wishfully to female.

Key words: family novel; depiction of body; sexual language of the person; consciousness of male power